

5

卷之五 論語

T 889/114-5 (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3 1968

四書徵

八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哲

四書徵下論卷之八

問陳

孔子五十九歲自陳反衛自衛如晉及河而還復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靈公卒。出公輒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聩於戚。

陳

顏氏家訓云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惟王義之小學章阜傍作阜。

按黃帝五陣。直銳圓方曲也。風后八陣。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太公三陣。星宿孤虛為天陣。山川向背為地陣。編伍彌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爲人陣。孫子八陣。方圓牝牡衝道。方安車輪。鴈行也。吳起八陣。曲直銳。卦車箱車。軋鴛鶴道。衝也。孔明八陣。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握奇。虎翼折衝也。李靖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官。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共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閉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武經陣法。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此應敵之畧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

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法也。

俎豆 與邊豆參看

俎。祭器也。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濶八寸。高八寸五分。

禮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雕篋俎。用琬琰。玉豆以玉飾豆也。篋邊也。雕飾其柄曰雕篋。虞俎名。

琬。夏俎名。琰。殷俎名。形四足如斝。斝則加橫木於其中。如橫距之形也。有虞氏以琬。夏后氏以琰。殷以

琬。周以房俎。房。俎也。是下之階。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

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

音豆

楛不飾也木質而已  
獻豆刻畫如鳳形也

### 絕糧

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

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信也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太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

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出史記孔子世家

州里

周禮大司徒五黨為州。使之相盟。二千二百家為一州遂人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解見前

毋往參焉。註

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麗之謂離。三

中間則立。必敬。故君子離之。

紳

白虎通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白約整。緝緝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

史魚

史魚名鮒。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

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

井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又曰。史魚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配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出州向新序

### 夏時

漢歷書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蓋三王之正。若循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周書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禮運云。子曰。我欲觀

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

時之正令之善

注○詳見禮月令夏小詞繁不能盡載

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正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本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下於是更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此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所謂行夏時者

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車考至夏以悉備也者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

饒雙峰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耳

### 股輅

禮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

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股

路也乘路周路也

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鈞輅也車牀謂之輿輿之

也

王路郊特性云大路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大路股祭天車也繁





以韋之黑多赤少者服車五乘服車臣民服 狐乘夏音篆 假篆夏五色  
為篆此禱所乘也 卿乘夏纁亦畫五采 大夫乘墨車漆之黑色 士乘棧車素  
五采畫 韋約也 漆不庶人乘役車有方箱可載在  
不庶人乘役車器以供役也

周冕

世本云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  
之色 三禮圖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  
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  
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王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  
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  
人以冠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

冕者大裘與 皆玄冕朱裏玄表而 延紐延版之上覆者紐小鼻也  
衮同一冕也 朱裏 延紐 綴于冕之武上四旁以弁

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纁貫 玉笄朱紘以玉為笄 諸侯之  
纁纁九就冕之前後各九旒 瑇玉三采瑇玉石似玉者 其餘如王之

事其餘謂玄冕朱裏 纁纁皆就玉璜玉笄此總言侯伯之冕侯伯  
延紐玉笄朱紘也 纁纁皆就玉璜玉笄七就于男五就以玉為

璜所以玉璜以玉為 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服其纁 玉璜音象 玉笄  
玉璜以玉為璜即五采玉十二也 王之弁經帛 弁而加環經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黑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衮衣九章一日龍二日山三日華虫四日火五日宗彝六

日藻七日粉米警冕謂華虫以下七章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謂華虫以下五章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緇謂宗彝以下五章祭群小

祀則玄冕玄者無文刺繡而已凡兵事韋弁服韋韋之熟者凡朝則皮弁服以鹿皮為

弁凡甸冠弁服冠弁委凡凶事服弁服弁喪冠也凡弔事弁絰服弁絰如爵弁而加

纁經也纁經也

韶舞與入佾章參看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

凡舞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國之子弟舞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舞

咸池堯樂以祭地祇舞大磬舜樂以祀四望祀五嶽四瀆四鎮舞大夏禹樂以祭

山川舞大濩湯樂以享先妣舞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書大禹謨曰

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于階羽翳也皆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

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

觀其舞知其德

鄭聲

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

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

下論卷八

九

淫色之聲也。禮記疏義云：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云：說煩於淫聲，謂之鄭聲。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故鄭淫也。樂記云：魏文侯問于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貢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丹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日，淫水而

過於節曰淫。雨濬溢於樂曰淫聲。一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淫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

### 柳下惠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諡曰惠。仕魯爲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展喜展禽之弟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以往。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燕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敵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出左傳 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友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出呂氏春秋 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

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宏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幕能帥顓頊者也。幕舜之後。虞思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

者也高圍后稷后十世公非之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

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

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

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

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

筮筮簡書也三筮三冊卿一通謂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祀於太

司馬司徒司空也○此國語

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掌國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僖公閔公

公而立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

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僖有明德當為昭何常

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冒之親

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皇大昭孝之至也故工史

書世世世次先後也工宗祀書昭穆宗掌其禮猶恐其或踰也今

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自玄王以及主癸玄王契也莫

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冬祭未嘗躋湯與文

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

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  
 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踰之亦不祥  
 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出國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  
 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  
 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為彼我  
 為我雖祿程安能汗我出列女傳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  
 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  
 之不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  
 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豈第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

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十之謫  
 宐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為誄云山列女傳

史

世本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  
 分置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  
 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

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官秩三曰官職  
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計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  
四曰祿位五曰貢賦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稅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

世。奠定也。父子相繼為世。世世所自出為繫。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

八柄之法。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

之。貳藏也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

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命。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

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

史叔服。史擗。史蘇。史趙。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為周守藏

室史。又為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

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嗣書。又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闕。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叩

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訓

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

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太史公自序

傳云。述陶唐以來。至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

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

四書教

下論卷八

十四

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記表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反東觀漢記為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

師冕

師冕，魯樂師，瞽者也。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相師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無目，瞽矇謂之瞽。有目，矇而無目，矇矇三百人。矇視同明目。矇矇掌太師之縣。縣則為見謂之矇。之懸，凡樂事相瞽。矇矇作樂。樂器。矇矇扶之。

顓臾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



之東北

東蒙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 馮厚齋曰

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 蒙羽二山名藝言可種藝也 梁州蔡蒙

旅平西蒙也 蔡蒙二山名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

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四分魯國 註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左師叔

孫氏則自以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 一軍家屬 季氏盡

叔孫為軍名

征之 無所入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周任

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蓋立言人也 一云周左傳隱公六年鄭侵

陳先是鄭嘗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不聽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

及也周任有言曰 引周任之言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

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魯叔孫穆

子初避僑如之難。在成公十六年奔齊及庚宗也。遇婦人私為食而宿

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以私子來見。名曰牛。使為

豎。叔孫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復深目而微。象號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名其徒。無之後。還庚宗婦人以其子見之。則所夢也。遂使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遂仲壬。詳見左傳。穆子疾急

為豎豎小臣也。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遂仲壬。

命名仲牛許而不名。因絕穆子之食而卒。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絕食。

穆子之庶子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

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闔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

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而殺豎牛。誠不可及。周任有言曰。亦引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及季氏伐顓臾。冉求

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諫力云云。

兕

爾雅云。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毛青重千斤。埤雅云。兕有水兕。

有山兕。善抵觸。故先王以角為罰。罰示戒也。山經圖贊云。兕惟

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領。自焚以革皮。無武備。角助文德。

一說。兕乃犀之雄者。皮甚厚。可以為鏡。未始知否。

龜 具見乎卷參

雜書云。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見

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備。黨尊耆老。則出。大戴禮云。甲蟲三百

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運寸極曰靈光星散爲龜。埤雅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脊無縫。與蛇交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又曰。龜鼈皆隔津望卵。故語云龜思鼈望。古今注云。龜名玄衣督郵。南越志云。龜甲一名神臺。出南海生池潭中。吳越謂之元仔。逸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柳隆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曰。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空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空用之。非坐南向。漢書曰。元龜距形長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

十爲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寶。四品。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王弼注曰。龜者決疑之物。或益而得十朋之龜。則盡天人之助也。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朱字。止壇場。禮異記。堯時越裳獻千歲龜。輦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龜歷。史記云。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於洛。其數皆九。禹因作九疇。管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珠。元龜象齒。大路南金。元龜尺二寸。

家臣屢拔

注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來懷以不順已故冬十月殺公何藐李氏已丑

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門齊大誚謂逐盟者受誚逐公父歌及秦遄皆

奔齊歌即文伯適平子姑賢也六年冬季桓子桓子公孫桓子公山不狃皆

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歸於叔孫氏叔孫志不得志於

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因虎作亂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

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號代懿子十月將享季

氏於蒲圃地名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代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人與陽氏戰於南

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肱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以叛

于戈

于盾也戈戟也釋名曰盾通也戈過也所刺擣則夾過所鉤引則

制之弗得過也周禮夏官司戈盾戈所以克敵盾所以衛身掌戈盾之物而

頒之祭祀授旅賁受音殊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及祭祀則但執戈受擊兵也故士戈盾

王故授之戈盾以爲衛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貳車副車也建乘車

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王所止舍之所設盾以爲藩衛行則斂

之王行則無所禮書曰五兵之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

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于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搗，可以斬，可以擊，可以劘。戈之所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矢，書云：稱爾于戈，奚適而不用哉。

蕭牆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釋名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以越伐魯註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問。問隙也公游於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壽終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因山氏孫於邾，遂如越。

公子遂殺子赤註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皆死，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即子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桓仲不可。惠伯不肯立宣公仲見於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

子視其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  
母弟也  
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千駟

註駟四馬也。駟死曰一車之用。而及之。疏曰天子十二  
閑。閑以木為之。馬六種。蓋馬戎馬赤馬黃馬白馬黑馬。每馬一閑。每乘一師。  
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乘馬三乘為一師。馬十二匹。三阜為繫。馬三  
十六匹。六繫為廐。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  
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  
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二百六十四匹。又駑馬一種。合良馬一種

之數。則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邦國六閑。諸侯良馬三閑。駑馬三閑。馬四種。無種馬。戎馬。家四閑。卿大夫良馬一閑。駑馬三閑。馬

二種。止有田馬。駑馬。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

四十八匹。駑馬三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三千二百九十六

匹。家四閑二種。一良馬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居三廐。為

六百四十八匹。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駟。牡三千

齊景公之馬千駟。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

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

三州志云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陸栢攢茂俗謂之夷齊墓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

北河曲之中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正義

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

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隴師縣西北又孟子云

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

書夷齊餓於首陽比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夷齊西至

岐陽及武陽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仕遇亂世不為

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

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又其歌曰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邦君之妻

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諸侯曰夫人夫扶也大夫曰孺人孺屬也

士曰婦人婦服也庶人曰妻妻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

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此諸侯謂他國君也自稱於君曰小童未成人之稱自世

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言卑也

陽貨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季孫執政。陽虎執國命。

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瑱璠歛。瑱璠美玉君所

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懷亦季氏臣昭公出平子行君事佩瑱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

步則當去瑱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弗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

焉。言懷亦為意如不欲使僭何必怨懷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東野季氏邑及費，不狃為

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

之乎。行逐懷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召公父文伯。文伯桓子從父昆弟

從故而逐仲梁懷。六年，魯侵鄭，取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

周地周僖嗣因鄭人以作亂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遠，陽虎使季孟

為之伐晉靡故晉使魯討之

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舍於縣澤衛侯怒，使彌子

瑕追之。公叔文子謂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

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虎欲困三桓并求婚於晉故強使止卿報晉夫人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孟

懿子立於房外。立於更承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

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求息有於晉若為虎請

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

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

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知虎當逃故強設為請託冬，陽

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

齊人歸鄆陽闔。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皆魯邑中。夏齊伐魯。齊叛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

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言虎不圖度禍

必常。莒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莒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

懼乃還。不敗。八年冬。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公山不狃。皆不得志。

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武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

孫帶後為國人所薄。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

氏。代武叔已更孟氏。虎代懿子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始辛卯禘於僖公。辛卯十一月二日不於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

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團而殺之。燕都車曰癸巳至。都車

之兵車。虎欲以掃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陽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

期。陽虎前驅。為桓子前導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鉞劔也。盾十

子。陽越殿。越虎從弟將如蒲團。桓子呼謂林楚曰。呼音午。暫也。桓子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

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王。言徒名死無益於季氏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王桓子

日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公期孟氏支子實欲備難不使人知故僞為公期築室。林楚怒馬及衢而馳，怒擊其馬及通衢而馳騁以走

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

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

之外，弗勝。又戰於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示無所畏。取寶

玉大弓以出。穀梁傳實王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舍於五父之衢，寢

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虎台季孫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即處。公斂陽請追

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慎季氏強故歸桓子。

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伐陽

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魯師見火起故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必取其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名諫曰

臣嘗為隸，施氏矣。施氏魯大夫。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

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勤齊師也。齊師罷。音皮。大臣必多

死。已於是乎奮其詐謀。思以圖齊。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此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

侯執陽虎，將東之。將囚虎於東鄙。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願東之。乃囚諸

西部盡借邑人之車，缺其軸。缺刻也。刻其軸，使易毀敗。麻約而歸之。以麻縛刻處而歸其

主欲絕載葱靈。葱靈，車之有障者。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

葱靈逃奔宋，遂奔晉。見趙簡子曰：「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

哉？」陽虎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亦

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

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眾，邊境之士親却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

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

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

入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亂受

人故○全  
篇出左傳

牛刀

莊子養生篇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

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

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剛。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剛。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比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山弗擾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

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因陽虎以去三桓。解見陽虎詩。弗擾以費

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子曰。夫名我者豈徒

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史記載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

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文武起豐高。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之。子曰。夫名我云云。十二

年。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率費

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

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二人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魯下縣南有姑蔑城弗擾與叔孫輒奔齊既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

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其實伐之必得志

焉退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有所

則為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惡廢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

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吳若使子帥師必辭之將使我子

張病之于張輒也以其言為已病王問於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緩

若無能自立急則人人知快皆將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

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必知也不救何為三

月吳伐魯弗擾率

帥

故道險從武城

故山險道從武城伐魯故使魯為之備云○出左傳

佛肸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中牟在漢陽西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

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

田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

而富不如烹褰衣就鼎佛肸脫履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

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

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史

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

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親於其身爲不善云云。子曰。然有是言云云。

### 匏瓜

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黃氏日抄云。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剛正云。註以匏爲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

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

### 周南名南

周南名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名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名南。鵲巢。采芣。大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

陰類故先於名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名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

按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名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也。

玉帛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禮於人曰瑞。瑞於人曰器。辨其名物與其用。

事設其服飾。王之藻藉若。王摺大圭執鎮圭。大圭朴素無文。鎮圭四鎮之山摺則插之。

執手執。繅藉五采五就以朝。繅藉織組為藻飾以藉王也。五色為五采。一匝為一就。朝日川此圭。

公執桓圭。解見執圭章侯執信圭。音仲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三采未日蒼也

子執穀圭。男執蒲圭。繅皆二采再就。二采朱緣也以朝覲宗遇會同於

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亦用此六等玉瑑圭璋璧琮。象音篆刻也圭銳璧圓半圭曰璋半璧曰琮

繅皆二采一就以類聘。大夫眾來曰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本

已四圭以。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以珠為邸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以裸賓客。干圭頭為器曰瓚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日璧璋邸射以祀山

川以造贈賓客。璋邸以琮貫而射之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圭土

測景。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當為鎮王使執之以為瑞牙璋以起軍旅以

治兵守。璋璋為齒牙象璧羨以起度。璧圓九寸殺其兩旁而羨其上下則徑八寸長一尺駟圭璋璧

琮琥璜之渠眉。渠眉玉飾之溝瑑也。琥璜琮以斂尸。疏通也穿其孔也。穀圭以和難。

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惡。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大

祭祀大族。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合玉。贈玉。

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合玉在左右。顛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秋官小行。

人合六幣。圭以馬。其幣用馬。璋以皮。其幣用皮。璧以帛。其幣用帛。琮以錦。

其幣用錦。琥以繡。璜以黼。其幣用黼。子男用之。鄭玄注。其上公及二

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

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

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

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是也。

鐘

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云。鐘之為言動也。

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風俗通云。鐘者。允音。秋分之音也。山海

經云。炎帝之孫岐伯。因鼓遂為鐘。又世本。鍾作鐘。呂氏春秋云。黃

帝命伶倫造十二鐘。樂汁圖。徵曰。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

鑠金為鐘。四時九乳。九乳法九州。是以鐘鐘。知君。鐘調則君道得。周

禮。考工。鳧氏為鐘。樂輕謂之銑。樂鐘口兩角。鐘之銑。間謂之于。者。



鐘唇之上祛也干上謂之鼓。鼓者可擊之處聲所自出也鼓上謂之鉦。鉦者鐘腰之上居鐘體之正也

鉦上謂之舞。舞者聲之震動在此其音中于舞節也舞上謂之甬。甬出舞上取盡甬而有繼之義

上謂之衡。衡出甬上取平而不跛之意○干鼓鉦舞四者皆鐘體甬衡二者則鐘柄也鐘懸謂之旋。旋

柄有孔可旋轉也旋蟲謂之幹。旋蟲以蟲為飾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也鐘帶謂之篆。鐘有四帶文如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篆間有鐘夾故與舞可以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春官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鐘。鐘磬皆編之十六枚在一鐘師掌金奏。凡樂

事以鐘鼓奏九夏。九夏皆樂章名夏大也王夏。王出人奏之肆夏。尸出入奏之昭夏。牲

入奏納夏。四方賓至奏之章夏。臣有功奏之齊夏。音齊夫人助祭奏之族夏。族人侍燕奏之祫夏。

客醉而醵夏。公出入奏之爾雅云。六鐘謂之鋪。其中謂之剽。小者謂

之棧。三禮圖云。凡鐘十六枚。同為一簋。謂之編鐘。特懸者謂之

鐸。鐘。鐸。鐘。蓋音之大者也。古今樂錄云。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

之類也。曰鐘。曰鐸。曰罍。曰鏡。曰鐸。曰鐸。鐸大鐘也。罍圓如椎頭上

獨趾也。形如小鐘。軍行為鼓節。鐸如鈴。無舌而有柄。鐸如大鈴。樂記云。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

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鼓

風俗通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世

本云。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禮記曰。伊耆氏。費桴土鼓。三禮云。

夏后足鼓。殷人置鼓。置音植。亦作樹。周人懸鼓。周禮考工。鞀人為臯陶。

鞀

鞀

鞀

鞀

鞀

鞀

鞀

臯陶以木為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蟄蟲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

環。其華調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

聲舒而遠聞。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祀天神鼓之。以靈

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祭地祇鼓之。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享宗廟鼓之。以鼗鼓鼓

軍事。鼗鼓長八尺。以鼙鼓鼓役事。長一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長六尺六寸。

易通卦驗。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

尺七寸。鄭玄曰。馬坎類牛離類。爾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禮器

云。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

吮癰舐痔註

莊子列禦寇篇云。曹商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

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

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

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

病癰。鄧通常為上。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空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疾。土使太子齧癰。齧出其膿血。太子

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慚。由是恨通。

朱

朱子語類云。禱。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禱。再入為纁。三入為絳。四入為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孺悲

孺悲魯人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已發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書而存之。○出禮雜記

鑽燧

周禮夏官司燿。舉火曰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

出火。民咸從之。

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民皆從其出火之令。

季秋

納火。民亦如之。

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因納之以息其氣。雖鍊金焚薙。不為也。

時則施火令。凡

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焚野萊。則有刑罰焉。拾遺記云。燧明國

不識四時。晝夜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鸚。啄樹則燦然

火出。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尸子曰。燧人上觀

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丹鉛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

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水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

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

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櫨色玄。以象水也。留青日

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槐檀金之火也。柞楠水之火也。

稻

物理論云。稻者。澆種之總名。曲禮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蔡邕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曰。有虎掌

稻。紫芒稻。赤穰稻。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

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漠稻。七月熟。此

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抱朴子曰。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食粥食衰註

禮間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一溢一十四分升之一也

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

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期而服練

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緇食醯醬。中月而禫。二十七日謂之

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孝子不忍發初

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博

山堂四考云。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樗蒲戲名。世之糾率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博物志云。

樗蒲戲。老子入胡作。今人稱之為戲。蓋所謂雙陸散子也。鮑安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者。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透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奕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楊子曰。斷木為棋。編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世說曰。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馬融 棋賦云。畧觀圍棋。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闕場。陳采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踰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毋使相迎。當食不食。及受其殃。

微子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紂尹以問西伯昌之修德滅紂。微子音微。即黎也。在上黨東。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

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也。

干。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我祖湯也。言湯遂也。其陳力上世也。紂沈

酒於酒。庸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盜竊又為

姦宄也。卿士師師非度。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群臣皆有

是非其言屢用矣。小民乃竝興相為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

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

卿大夫。今女無故告。是微子求予顛躋。如之何其。躋猶墜也。恐顛

解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亾殷國。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乃天生紂為亂。是下菑也。

毋畏。畏。不用老長。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之祀。今成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肉袒者袒而露

肉也。面縛者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左牽羊。右把茅。膝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

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

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

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宋古商丘之地。名今歸德州。屬開封府。微子仁賢。殷之餘

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

孫。膺而立衍是也。全篇出史記。宋世家。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爲流涕云。

狡童指紂

比干

王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出史記

女樂

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爲之先併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

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阜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乃作倚蘭之操。曰。習習父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也。

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遂適衛。出孔子世家

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定公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圍郕。郕。魯於齊故圍之。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魯邑名。邾人賂以滌

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桓子城啓陽。五月。司鐸火。司鐸。官名。桓子御公

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不欲重財而輕民命。命藏象

魏。命有司懸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曰。舊章不可亡也。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

常。曰。桓子南。孺子桓子之妻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肥。康子名。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之。康子陰使人殺之。而自立。餘詳見陽虎傳

接輿

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出高士傳孔子之將適楚也。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陰。迷陽伏陽也。言自昧其明。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割之。人皆知有用之川。而莫知無用之川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

接輿避之。局。吾見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人名。姓何以語汝。前吾曰。告

吾君人者。以已出經式。我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登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正而後行。各正其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鼯鼠小鼠深穴乎神丘之下。神丘神廟中丘也以避熏鑿之患。而曾

一蟲之無知。且汝獨不知無名人之說乎。天根。人名遊于股陽。至蓼

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

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又何藝以

治天下又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出莊與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咲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堅車良馬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

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甕

妻載經器續麻之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出韓詩外傳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皆楚人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耜荒墟傲詢渡濟暫駐浮車飄然無答齊山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一用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津

彙苑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津又水會處謂之津

粳

師古曰。粳。摩田器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粳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

荷條丈人

荷條丈人。葉人。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高士傳頌曰。丈人絕軌。侶接沐賢。天涯日暮。鷄黍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跡。虛室依然。

五穀

五穀。麻。黍。稷。麥。豆。周書云。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

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荆

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

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

禮斗威儀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孟春之月。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仲夏之月。乃命

百縣雩祀百辟。以祈穀實。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

廟。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

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

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

不辨菽麥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避之時義大矣哉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會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雖彈說囂埃之中自致寰區

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利者乎

虞仲

虞仲即仲雍。太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泰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衣為飾。羸衣露體以為盛飾君子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避災害也。

夷逸

夷逸。夷氏逸名。却姓。夷說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

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輓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

###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

荀卿曰。

荀子名况。卿者時人尊而號之也。

彼大儒者。雖隱于窮閭陋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時

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黜之。世不能污。仲尼

子弓是也。

### 少連

少連。東夷人也。檀弓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 干繚缺方叔陽武襄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商已然矣。干繚缺皆名也。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鼓者名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見通志氏族畧。

亞飯 三飯 四飯

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日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三飯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播鼗

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麻者音概

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闕里誌云。鼗鼓而潤。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而繪雲

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繚以朱漆。架架之。周禮春官。瞽

朦掌播鼗。禮書云。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其制。鄭氏以

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推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止

祝。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

蓋祝以合樂。鼗則鼗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

師襄

師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也。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矜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

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

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出史記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問之。棄家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  
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茲。所志者不在聲。出不得於心。外不應於  
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少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弘以  
名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  
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名黃鍾。霜雪交下。川流暴沍。及冬而  
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今宮而總四絃。則景

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  
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  
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怠。文章不廢也。出荀子伯禽之魯。  
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先是  
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逃  
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  
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淮浦之夷徐則其  
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盼魯東郊之地名也。陳爾甲胃其

敢不善。無敢傷牯。牯牛馬牢也。今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

越逐。敢復之。勿敢棄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散還。無敢寇攘。踰墻垣。曾人

三郊三隧。邑外曰郊。如外曰隧。時爾芻艾糧。楨幹。備時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艾供軍牛馬楨幹皆築具。

橫在前幹。在兩傍。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埋之屬。無敢不

及有大刑。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八士

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為虞官。掌山澤之利。故晉胥臣曰。即舊季文公臣。文

王之印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

今河南府。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云。馬

融鄭玄曰。八士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朱子集註兩存

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駁解

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

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

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

宮氏也。周書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

云。王乃厲翼於尹士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八士墓在咸陽縣

伯仲叔季

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



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

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註

莊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諫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慇諫。慇諫依違遠

無文三曰降諫。卑降其體四曰直諫。風諫依違遠五曰風諫。罪避害者也惟度

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

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音吸。○扱歛取也。以箕自向歛取糞。機不以箕向尊者。謀於長者。必

操几杖以從之。坐有几。行有杖。操以從弟子職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

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

終則對。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呼音詒之。則掩口而

對。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障口。氣而應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也。從於先生。先生父師之通稱。不越路而

與人言。恐敬有所分。遭先生於道。趨而進。趨進者恐有教令也。正立拱手。先生與

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退者不見父之執。執父同志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邾

邾孟氏邑齊莊子微之。微要擊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莊

子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襄公

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齊魯婚姻之國。今怨晉

加兵立諸侯之共伐齊雍門之菽。音莊子斬其楛。木以為公琴。十

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督揚即曰。大毋侵小。二十年春。

莊子會莒人盟於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

盟結邾人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

報之。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

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所以

為難也。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曰。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有食之。以月

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

日表。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

會故食必在朔。稱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井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名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定公十年初。叔孫成子欲

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公若藐竟不能殺之。公南為馬正。馬官之長。使公若

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為郈馬正因使殺其宰公若又

不能殺之。其圍人口。武叔之圍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

以告。吾稱是武叔之劍以告。必觀之。公若必請觀之。吾僞固而受之。未則可殺也。偽為

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授之則可殺公若。使如之。使圍人如其計以見公若。公若曰。爾欲吳王我

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狄二子及齊師復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下師。駟赤曰。郈非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

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若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

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

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殺之。侯犯請

出奔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邑名。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

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以賜寡君十二年。叔孫武叔帥師墮郈。哀公二年春。叔孫武叔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叔孫武叔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三年。叔孫武叔季孫斯帥師城啓陽。十一年春。齊國書

帥師伐魯。及清地齊武叔以政在季氏。不欲出戰。季孫使冉求從於

朝。叔孫呼而問戰焉。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

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出左傳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者出。尸出

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括結也。括髮當在小歛後。尸出前。今武叔待尸出後然後袒括髮。失禮節矣。子游曰。

知禮。孔子曰。武叔焉知禮哉。其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玄牲

禮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禹以治水。祭天。下故尚水色。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

用玄。殷人尚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色。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周人用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

一人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

德作威。以敷雲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有

夏。乞加罪于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周親仁人

秦誓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

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

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

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十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使于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將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權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

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定。圜而環。今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黃鍾之管重十二銖。兩十四得二。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

旬行八節之象也。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節三十斤成均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律之象也。十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量

漢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十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

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善矣。其

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施焉。施音條。施不滿之處也。其上為斛。其下為

斗。其上謂仰斛。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

祿。縻散也。上三下一。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一。陰陽之象也。其

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

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

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度

漢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

以子穀秬黍中者。中者不大不小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

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

法用銅高一寸。度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

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高一分为陽。廣六分为陰。

分者自三微而成。若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隻。音約也。丈者張也。

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付於寸。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

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

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四書徵下論卷之八



四書傳卷之六

四書傳卷之六									
--------	--	--	--	--	--	--	--	--	--



Handwritten marks on the left page.

